

一个日籍老兵的回忆

【日】武村泰太郎 著 姜 鹤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一个日籍老兵的 回 忆

田村泰次郎 著
姜 楠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（哈尔滨）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1号

责任编辑：钱 晔

封面设计：向 群

一个日籍老兵的回忆

Yige Riji Laobing De Huiyi

〔日〕 武村泰太郎 著

姜 鹤 译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3 12/18 · 插页 3

字数：80,000

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,000

ISBN 7-207-02175-5/K·209 定价：2.50 元

前 言

我住在日本，过着人们认为现代日本人的富裕生活。

但是，维持这种生活是需要金钱的。于是，为了钱就牺牲了家庭生活，挤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，甚至搞得心神不宁。

父母为了教育子女，至少要把他们送进一个好学校，找一个好单位就业，以便有较高的工资收入。为此，他们就只能过着奔走于家庭和工作单位之间的日子。所谓家庭，往往只成了一个睡觉的地方。

当我回顾自己已经渡过的70多年的岁月，哪一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充实、最有意义的呢？那就是我当中国人民解放

军的一段生活。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，可谓是我的青春时代。

当时，由部队发给战士的每月津贴，只勉强能买一块洗衣肥皂，可是大家都毫无怨言，希望革命成功，建设新国家。“为人民服务”是共同意志。大家在一起，唱歌、跳舞，笑、哭都在一起。

我写下这些文字，就是对于我青春时代那一段斗争生活的真实记录。听说我们文工团里的一位战士小康，16岁就牺牲了。我认识他时，他才13岁，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，可爱的孩子。一个孩子在革命队伍里成长为一个文工团战士，又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出了他年少的生命。何止他一人，文工团里还有一些同志，也在战争中牺牲了。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。我把他们记录在这里，但愿这些文字对中国和日本青年朋友们能有所裨益。由于时代在变化，社会情况在不断变化，我的这篇回忆录也许不符合当今青年人的口味，但是，我认为，一个人只有经常向困难挑战，克服困难前进，才有意义。不要忘记为人民大众效力才是人们生活的宗旨。

中国现在在经济上虽然还赶不上日本那样发达，但是，中国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。为了中国的发展，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，全力以赴，面向未来，这不正是中国青年肩负的光荣任务吗！

当时我们文工团里的其他战友，现在分散在中

国各地工作，不少人成了文化部门的骨干，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最近，马济川同志为我写了诗寄来，现收录如下，就作为我这篇“回忆录”的开篇吧。

松花江上雪飞白，
吉它声中武军来。
炮火硝烟谱新曲，
今朝友谊花共栽。

梅花樱花年年开，
故人常驻我心怀。
四十年来无音信，
喜得飞鸿越海来。

赠武村泰太郎

济川 诗

傅亚 书

目 录

前 言	1
-----------	---

引 子	1
-----------	---

一、志愿参军

1. 在异国军队里	3
-----------------	---

2. 政治部主任	7
----------------	---

3. 和文工团同志们 在一起	1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二、三下江南

1. 再一次投入战争	17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2. 日本鬼子	21
---------------	----

3. 想退出文工团	24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4. 青春之意义	32
----------------	----

5. 梁致政的家乡	35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6. 结束战争	42
---------------	----

三、转移到后方

1. 没有国境线的歌	46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2. 政治学习	52
---------------	----

3. 新的起点	58
---------------	----

4. 等待春季.....63

5. 娱乐晚会.....68

四、第一次春季攻势

1. 解放军中的爱.....71

2. 荒野行军.....73

3. 文工团在前线.....76

五、镇东之冬

1. 乐团会战.....81

2. 不要怕严峻
困难.....84

3. 检讨会.....91

六、第二次春季攻势

1. 早春渡河作战.....95

2. 在蒙古族村庄中

3. 四平解放前后101

七、别离战场

1. 第一野战病院108

2. 继续前进118

八、尾 声

忆武军老师121

续后记124

引子

下了飞机，急匆匆地走出机场。迎着我来的，有那么多中国朋友。其中有老朋友，也有新朋友。此刻，我生活在中国朋友之中了。

51年前，我21岁，一个人离开亲人、朋友，被迫来到中国，在关东军中服役了五年。一些要好的日本朋友被送上了中国南方战场，很多人战死了。日本投降后，剩下的战友，又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，被运送到西伯利亚。后来，寻找到一个偶然机会，我混进运送伤病员的列车里，偷偷地跑回到中国，来到了齐齐哈尔。

45年前，我毅然地放弃了以开拓团团员的身份能够被遣

送回日本这个难得的机会，远离故土和亲友，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(当时被称为东北民主联军)的行列，我当上了解放军的文工团团员。这一段经历，尽管短暂，但却是我一生中记忆最深、最难以磨灭、也最为珍贵的岁月。在解放军这个革命集体中，我得到了手足般的深情厚谊，得到了超越国际的温暖，从而使我真正懂得了人生的意义。

38年前，我带着妻子、儿女和中国朋友洒泪而别，回到了我的祖国日本。

今天，我又回来了，回到日夜思念的中国来了，又回到了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和新朋友之中了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已经逝去了的往事，想起了我和中国朋友一起，携手并肩，共同前进的战斗历程。并且，用笨拙的文字把它记录下来，以此献给我寄以热切期望的年轻的中国朋友们和日本青年朋友们！

|||||一、志愿参军

1.在异国军队里

密密麻麻的雨点击打着列车的窗口。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，我赶忙把车窗关紧。刚从齐齐哈尔出发时还是晴空万里，可是，现在天空中黑云弥漫，顿时又风雨交加，发狂般地袭击而来。

在关闭得严严的车厢内，突然传来了陌生的异国语言。虽然精神上已有所准备，可听到这雨声和嘈杂的异国声调，想到自己的凶多吉少的命运时，一阵悲凉，立刻如同阴云般重重地压在心头。

雨声越来越急促，在向东奔驰的列车的上空，黑压压的乌云也跟着列车在滚滚飘

动。看来要从这场大雨中摆脱出来是不容易了。然而，出乎意料的是在到达目的地安达时，一走出车厢，便看到空中的乌云已经消散，阳光从云缝中进射出金色的光芒。真好像这是未来命运的美好预兆。我习惯地去看腕上的手表，可它不知早已被丢到哪里去了，准确的时间已无法知道。凭借太阳的位置判断，估计大约是午前10点钟吧。我告别了同车到达的众战友，跟随向导到刚刚成立的文工团去报到。

文工团设在西街尽头一个小学校里。这所学校一直没有开学上课。文工团建立时，宿营地就设在这里。

一进正门就是原来的教员办公室，文工团的干部们居住在这里，团员住学生宿舍和教室。出入时走操场旁边的学生专用门。

所谓干部，指的就是团长、政治指导员和音乐教员三个人。他们住的房间很狭窄，把装着服装和幕布的箱子拼起来当床用，再想安放一把椅子也没有地方了。

团长叫马济川，25岁，音乐教员杨音，23岁，政治指导员周公声，24岁，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人。他们原籍都在南方，是从延安刚刚来到这里的。

我同他们交谈多半要用笔，同时还要借助表情和手势，这样，彼此间要表达的意思，大体上就可以交流了。

音乐教员杨音，是位身材矮小、面庞白皙、颇带几分稚气的青年。他与我第一次见面时，就问我：“你学过声乐吗？你能不能唱一支歌让我欣赏一下呢？”于是，他不等我回答便打开风琴盖，我便从低音到高音弹起来，他和我一起随着琴声唱起来了。显然，他是男高音，而我是男低音，我俩的声音融汇在一起，真挺和谐。站在一旁的团长，高兴得鼓起掌，并用俄语说了一句：“哈拉绍！”随后，他从枕头下面像往外拿什么珍宝一样，取出一张乐谱，用双手捧给我。那歌名是《朱德将军之歌》。C调，4/4。这是一首单音阶的曲子，旋律比较简单，所以我适当地加上了和音，并配上曼多林、吉他、手风琴的伴奏曲谱。我们还想加两件中国乐器，团长摆摆手说：“这就够棒的了，不必了。”这样，我们便开始演奏起来。演奏中我突然停下来，走到团长跟前，作了一个邀请的姿势：“团长，请您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好吗？”对于我的提议，伙伴们立即鼓掌响应。团长毫不推辞，他立刻站起来，轻轻咳嗽一下，清好嗓子，使用英语唱起了意大利民谣《沙思大·露查亚》。我真没想到，一位解放军文工团团长，能用熟练的英语，把一首著名的外国民歌演唱得如此美妙动听。从他的歌声中，我不仅得到了艺术上的享受，而且对解放军，对革命，也有了新的认识。所以，他一唱完，我立刻用刚刚学会的汉语高声说：“好！真好！”并且，学着中国人的样子伸出

大拇指。也许是受了团长演唱的感染，当团长唱完之后，杨音便毛遂自荐：“我也来一个。”大家表示欢迎。他摆出一位艺术家的风度，酝酿了一会儿情绪，然后便唱了起来：

你们知道吗？我的故乡在南方。

树木郁苍苍，美丽鲜花在怒放。

鸟儿在歌唱，蝴蝶采花飞舞忙。

.....

杨音一定是经过专门声乐训练，他的美声唱法很有功夫，再加上他演唱时的动作、表情，我真好像欣赏音乐会的演出。也让我联想起他对我讲过的他的身世。杨音是个孤儿，在一个店里当学徒，老板很凶。他的故乡在上海以南的地方，那里四季如春，不下雪，不结冰。当他在东北第一次看到空中飘舞着棉絮般的雪花时，他感到无比新奇和惊喜，象个小孩子一样，在飞雪中又跑又跳。但是，他的故乡，虽然气候温暖，但是在解放前，人间却没有温暖。杨音正是因为无法忍受那种不如牛马的学徒生活，在一个下着暴雨的深夜，偷偷地从店里跑了出来。好比在夜间寻找北斗星一样，他四处寻找着光明。终于，他找到了共产党，找到了最亲爱的母亲。不过，他也思念他的家乡。这首歌唱到最后，我发现他眼眶中有亮亮的东西在闪动，那就是思乡

之泪。杨音很坚强，他没有让泪花流了出来。唱完歌，我悄悄地拉住了杨音的手，低声对他说：“咱们俩个一样，我从日本出来，也已经六年了。”

2. 政治部主任

我记得，有一天刚刚吃过早饭，文工团长马济川走到我身边，掏出笔在他的手册上写了一行很大的字：政治部主任要见你。我感到高兴，又感到紧张。政治部主任，这是解放军部队的高级干部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首长呢！所以，我连忙出了校门，把我的衣着整理一下，扯平了每个衣角，和团长一起，我们没走来时走的那条路，而是向右拐，走向一条从那片草地上斜穿的小道。这是直奔火车站的一条近路。

今天下过雨，草地上的绿茸茸的小草上还挂着一滴滴水珠，在灿烂的阳光照射下，闪闪发亮。

政治部靠火车站很近，是一座样式别致的俄式建筑。不知道这里过去的主人究竟是什么人，可这里显然是非常豪华的公馆或者是别墅，如今却处处都露出破旧的痕迹。繁茂的榆树围绕着宽阔的庭院，木栅栏上的白色油漆，已经脱落。栅栏的拐角处有一扇小门，从这里进入里边的院子，再登上一段短台阶，通过阳台进入一间很大的房子，这里是接待室。团长对我作了一个手势，我明白，他是让

我在这儿等着。他继续向里走去，脚步很轻。

我通过一排明亮的落地窗，望着庭院，看见几个年青战士在树荫下坐着，悠然地擦着手枪，显示出战后的轻松和安静。团长回来了，走在他后面的，是个身材不高的中年男子。虽然已进入夏季，可他还是穿着底边垂到脚面的黑色长袍。他显然是刚刚刮过胡子，胡子茬在白皙的脸上透出青色，眉毛很浓。他神情稳静，眼光中却透露出机智，亮闪闪地盯着我。我如同一根木桩一样站立在他面前。随后走进来的是位中年女翻译。后来，文工团的伙伴告诉我，她是这里某位干部的夫人，伪满时曾在中学当过日语教师。她用带有很强的地方味的日本话，开始询问我的参军动机：“日本人都迫切希望回国，你为什么要参加中国的军队呢？”她一面说，一面用很漂亮的大眼睛打量着我。从她的眼神中，我看出，她对我的选择感到无法理解，甚至以为我是个大傻瓜，对我这个傻男人很感兴趣。

是，我傻过。在关东军里服兵役时，我当过几次模范兵，受过多次“奖赏”。我虽是关东军，可我也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思想的人。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、苦难中的儿童、人与人不平等……看到这一切，我开始清醒。我同情中国人民，憎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政策，痛恶满洲政治。在关东军里，和我有同样情感的人，上下都有。我反抗过，我产生过种种幻想……。

日本战败了。我被苏军俘虏后，去苏联？回中国？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心头。后来，我果断地做出了选择。终于寻找到一个机会，混在遣送日本伤员的列车中逃跑了，跑到了齐齐哈尔。

为了求生存，我只得靠在市场上为人画像，拉手风琴挣钱吃饭。是文工团的田发班长在市场里见到了我，并且动员我参加了文工团，负责教年轻同志绘画、唱歌和演奏。我愿意做这个工作。

女翻译把我上面的简单叙述，用汉语讲给那位政治部主任之后，我看到他的又白又青的脸上立刻浮现出满意的微笑。他对我说：“很好！你作为日本人，愿意在中国生活，愿意参加文工团，这很好，非常好！”稍稍停了一下又说：“在实际生活中，语言不通，加上性格、习惯不同，可能会发生误解，遇到困难。”这位政治部主任的话很简短，说话的声调很尖、很慢，听起来真不舒服，但他给我留下的这个最初印象，很难忘掉。回到文工团，杨音问我：“你对政治部主任印象如何？”我说：“他一点没有军人的派头，像似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。”杨音拍着我的肩膀，非常羡慕地说：“你真走运！”

万万没有想到，不久，我再一次“走运”了。那是在上一次他接见我的两个月后。那天，我正在布置庆祝东北解放一周年大会会场。这次大会将有苏联红军的代表参加。会场的正面幕布上除了要挂毛主席、斯大林的像片之外，还要有感谢和赞扬苏军的